

TIM OAKES 吴晓萍 主编



屯堡重塑

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
社会变迁

贵州民族出版社

屯堡重塑

贵州省的文化旅游



社会变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屯堡重塑: 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吴晓萍主
编.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412-1430-1

I. 屯… II. 吴… III. 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贵州省 IV. F59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6109 号

- 书 名 屯堡重塑
——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
- 主 编 TIM OAKES 吴晓萍
- 插 画 廖如君
- 责任编辑 罗兴贵
- 封面设计 吕凤梧
-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550001)
- 印 刷 贵阳云岩通达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1 230 mm 1/32
- 字 数 230 千字
- 插 图 20 幅
- 印 张 10.75
- 版 别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412-1430-1/F·74
- 印 数 1~1 000 册
- 定 价 22.00 元

TUNBAOZHONGXING

GUIZHOU SHENG DE WENHUA LUYOU YU SHEHUIBIANQIAN

TIM OAKES 吴晓萍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前言

欧挺木 吴晓萍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是我们近三年来的一个由美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美中合作科研项目的成果。本项目以屯堡文化为个案,研究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策略与当地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讲,我们关注当屯堡文化成为地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时,它本身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项目的背景和目的

本项目启动时,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屯堡文化研究热,其中很多研究就是本书的一些作者们做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贵州的屯堡文化、屯堡历史和社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贵州省甚至全国性的文化旅游的研究。本课题在以上两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地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上述文献中,有些认为贵州屯堡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族群,因为他们的历史和各种文化活动、信仰和理念等非常有特点;有的则认为屯堡文化也是动态的,它随着屯堡人所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着。

关于屯堡文化,社会上目前存在一种主观图像,这幅图像在一些流行的杂志、报纸和文章以及导游们的口中,甚至在屯堡人自己内部不断地被强化着:屯堡文化是“汉文化的活化石”,是14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带到贵州来的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的文化。但我们认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屯堡文化,准确地讲,是一种文化混合物,是600年来中原文化与贵州中部的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吸

纳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前比较普遍和流行的关于贵州屯堡是“活化石”,是“过去 600 年一直保持不变”的观点是不准确的。本项目没有把屯堡文化作为一种过去被冻结了,到现在才融化的东西,而是以动态的眼光,把它看作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变迁之中的。我们的这一认识并不否定屯堡人确实感到了自己与贵州其他族群有区别,也不否认屯堡人具有关于自己是汉族的意识,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腹地,他们保留着能够代表自己祖先的文化特征。

那么,谈到文化变迁,就必然要涉及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文化变迁的源泉是什么?文化变迁是外来物质变化导致的结果还是由于其社会内在的变化过程导致的?本项目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文化变迁是多方面的人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是该文化群体内的人,他们就是该文化的载体,有些则是与该文化群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外人。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促进文化变迁方面,这些参与人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作用的不同既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也受其个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影响。因此,文化变迁既会由于内部成员和外人的行为影响而得以发生,同时也会由于物质力量和创造力、想象力的影响而得以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总是被重新塑造或构建着。重塑它的力量既来源于属于该文化的特定文化族群,也来源于那些和该文化有各种联系的外界人。

所以,我们借用了“重塑”这个概念来说明文化的变迁。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概念不仅能够说明文化是变化的,是动态的,还可以说明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一个飘摇于人类个体们控制之外的抽象过程。因为任何文化群体们总是在不断地重新创造他们周围的世界,人们总是力图让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周围的世界按照自己所想象的模式发生改变。我们的这一“屯堡文化一直在被人们重新塑造着”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创造历史”的观点应当是一致的。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建立在如此的前提下:屯堡文化变迁是“人类创造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这里,促使屯堡文化变迁的群体既包括了屯堡人自己,也包括了不是屯堡人,但与屯堡文化有关联的其他人。

我们的这一理论前提意味着：我们否认那种“传统文化自古到今一直保持不变”的假设，我们认为那种“屯堡文化自14世纪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连续着的，从来没有中断过，没有发生过显著变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相反，我们认为屯堡文化在其整个600年历史中经历了许多变迁，它不断地被重新构建和塑造。进一步，我们认为屯堡人当前仍然在积极地重新塑造着自己的文化，只不过当前的塑造是依赖于新的物质条件。

当然，我们这里首先就需要对“文化群体”这个概念以及如何界定文化群体边界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所讨论。传统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们认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晰的边界。这些边界是由各个不同的文化群体的文化活动例如信仰、礼仪等的不同特点所界定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认为文化族群及其边界是被人们构建出来的：它既为外人所构建，也为该族群内部的成员所构建。我们的调查还发现：文化族群及其边界似乎在被非常有影响的外界人发现之前都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就屯堡这一例子，换句话说，屯堡是否是特殊的文化在过去并没有受到人们什么特别的重视，直到有一天，外界发现它具有了某种价值，它的不同于其他文化族群的特点才被人们所认可。而这一认可就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屯堡文化与其他文化群体的边界划分，同时也导致了对哪些应当是在边界内和哪些应当在边界外的探讨和争论。

那么，屯堡在哪些方面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呢？而这一价值又是如何使得屯堡文化边界被强化了昵？为什么屯堡文化的特点对外界是重要的？

有两类人认为屯堡文化是有价值的：第一类人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例如参与到本项目的研究者们。他们认为屯堡文化首先具有历史的、艺术的、宗教的、文学的等多方面的价值。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古老传统文化正在急剧变迁或者消亡。因此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学者们非常关注对中国丰富的多元民间习俗的调查和收集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

许多成果可以归类为“民族文化抢救运动”的范畴中。今天,中国的民俗研究是 John Lagerwey 所称为的“古代文化研究冲动”的一部分。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老人”(old man and old woman)的观念以及传统农村,即中国迅猛城市化导致的农村人口减少以前的农村生活。^① David Holm 把中国目前对民间文化的研究热潮叫做“文化抢救”的一部分,认为这一文化抢救活动应当尽快在中国全境内展开,否则就来不及了。“因为那些还记得古老文化的老人们正在消失。”^②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补充说:“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目前正在大规模的消失。”Daniel 也认为:“(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态正在我们眼前急剧变迁或者消亡。”^③

而在贵州学者们的眼中,屯堡文化也正属于这一类在消亡前必须要赶紧抢救的乡村文化,例如被屯堡人称为“跳神”的地戏。^④过去它是在屯堡村民内部代代相传的,现在由于那些有名的神头们,即地戏师傅们已经老了,为了防止地戏会随着老一代师傅们的去世而失传,大量的研究投入到了地戏的收集整理中。^⑤

不过我们没有参与到屯堡文化的抢救工作中。我们没有去记录正在消亡的屯堡传统文化。部分原因是本项目一开始就认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屯堡文化经历着消亡、重现即变迁和重塑”。抢救性民族学家们常常认为:与外界的文化联系总是会导致该文化族群失去许多自己的特点从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纯,但我们认为屯堡文化本身就是它与外界联系的产物。

① John Lagerwey, English preface of Fang Xuejia (ed.). 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教 (International Hakka Studies Association and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6), pp. 2-3.

② Daniel Overmyer (ed.), 中国今天的人类学 (台北: Yuan-Liou, 2002), pp. 6-7.

③ Ibid, p. 7

④ 郑正强:《最后的屯堡:一个汉移民社区文化深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 沈福馨、帅学剑等编,《安顺地戏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版;王秋桂、沈福馨编,《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台北:施合邓基金会,1993年;庾修明,《侏儒十年露峥嵘》,《民族艺术研究》,1998年第6期。

其次,学者们认为屯堡文化具有旅游资源价值:他们发现屯堡的仪式、饮食、寨貌、信仰、节日、服饰等都很有特色,对游客很有吸引力。因此近年来外界的学者们一直就在努力让村民们认识到他们的文化的这一价值,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包装和开发这一文化。

认为屯堡文化是有价值的第二个群体是政府官员和地方领导,他们和学者们一样也很关注农村的发展。在贵州,政府一直就是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的。乡村旅游在贵州省被当作是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因为它被认为具有扶贫的功能,是个可以让村民们受益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在这种大环境下,屯堡旅游被政府认可为贵州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部分。

除了外界的这些知识分子和官员们为了抢救民间文化,或者促进发展而促进着屯堡文化的价值化外,我们看到屯堡人自己也在屯堡文化的赋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主要是村干部、老人、民办教师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家们。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增加收入以及提升他们村寨的知名度。

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文化是发展资源和治理手段,例如世界银行已经认可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世界银行主席 Janses 认为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手段,是“社区赋权”的一部分:

“文化可以为人类发展服务。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象征文化目前都还属于潜在的资源。文化可以通过旅游、工艺品和其他文化企业创造收入。遗产可以产生价值,我们共同的任务中一部分就是分析地方的和国家的对文化遗产的投资回收率——不管这个文化遗产,例如地方的音乐、戏剧和工艺,是新构建的还是传承下来的。”^①

联合国发展署也把文化看做是经济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

^① 引自 George Yudice, 文化的权力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第 13 页。

此一直把促进文化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地方社区谋取可持续发展的手段。^①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屯堡文化被赋予了价值。因此可以说：屯堡文化的重塑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正是全球化才使得文化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这一价值就是：它是一种可以取得理想的经济和治理成果的资源。

不过，我们对文化在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却一直持不太激进的态度，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些与屯堡文化旅游发展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认识到文化不会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这些初步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把我们的项目目标确定为：考察屯堡文化成为屯堡村寨发展资源的途径，理解在把屯堡文化作为发展资源过程中使得屯堡文化被重塑的问题上村民自身的作用是什么，考察村民对屯堡文化被作为发展资源的态度。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团队

本项目研究从2002年初到2004年底共持续了3年，研究地点放在贵州省中部的安顺市和平坝县。2003年到2004年的上半年，我们先后7次深入屯堡地区，对那里的10个村寨的村民进行了访谈调查，其中，又选择了4个样本村作为我们主要的田野工作观测点。2003年主要对当地村民、地方官员以及当地的知识分子作访谈，了解屯堡村在开发屯堡旅游后地方文化的变迁，例如村貌、仪式、节日、表演、态度、信仰、宗教活动、服饰、饮食等等的变迁，以及他们对这些变迁的态度。每次从田野工作回来我们项目组都要召开讨论会，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我们初步的问卷，然后先后两次到屯堡地区作小范围的试调查，以验证我们问卷的科学性和可行性。2004年上半年我们带着修改过两次的问卷到4个观测点对村民作了问卷调查，主要了解村民对屯堡文化的

① Michael Keane, “文化恢复”，选自 J. Howell (ed.) 中国的治理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第 82 页。

概念的理解,对文化发展和他们村里社会变迁的认知,以及村民对屯堡文化发展的态度和参与度。最后,我们于2005年在安顺召开的关于屯堡文化和发展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我们的研究团队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美国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大学的学者和中国贵州省贵州民族学院的学者。贵州民族学院的3位教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参与了田野工作。安顺的3位地方知识分子被邀请为本项目的顾问,他们是吴之俊先生、范增儒先生和郑正强先生。安顺师专(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安顺师专,现已改为安顺学院)的3位学者在本项目进展前期是本项目的访谈对象,后期他们也被邀请参与了部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了本书内容的一部分。此外,贵州民族学院的2位青年教师和美国波尔德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参与了我们的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组织管理工作,该学院的许多本科生参与了问卷的实施和访谈录音资料的整理工作。另外,本研究也得到了政协安顺市委员会、安顺师专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以及4个样本村领导和村民们的大力支持。借此,我们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对屯堡文化很有研究和感情的郑正强老师,他在本项目的初期积极地参与我们的活动,并允诺承担部分任务,不幸的是他不久后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去世了,我们深感这不仅是本项目的巨大损失,而且对整个屯堡文化的研究来说都是个损失。

3. 关于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发现或成果

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

- (1)识别屯堡村寨的文化活动和物质文明的变迁。
- (2)总结屯堡文化发展导致的村民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非物质文化的变化。
- (3)识别文化和遗产旅游开发而导致的一些问题并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①关于屯堡村寨的文化活动和物质文明的变迁

从当地的村貌、服饰、饮食、仪式和节日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当地村民在重新塑造着自己的文化。为了吸引旅游者，村民改变了自己村寨的原貌，以便让自己村寨看起来更“传统”和“古老”。例如在村中街道上或小巷里铺上小石板，把石片包裹在现代建筑物的外墙上使得看起来像古代的，或者重新修复一些旧房子等等。在这一村貌改变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两个趋势：1. 一些村民把江南建筑风格，包括安徽和浙江一带的，运用到了自己重新修缮的建筑中。例如有个村原来有一个木质的平桥，后来就被改成了江南式的拱桥。2. 对石头建筑材料的强调。例如在我们的一个观测村里原来很多木石混合结构的老房子现在逐渐地被石头建筑所替代，如果无法替代，也要在原有外墙上贴上石片。部分地，这当然是因为建筑用木材越来越难以获得，但人们把石头房子作为屯堡村寨的标识这一点也是重要原因。因为我们调查中发现，但凡谈到村寨建筑规划时，村民特别是村干部们多会强调带有江南风格的改造计划。

除了村貌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外，村民们还给自己的文化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为了吸引游客，当地人增加了一些自己文化里原来没有的新的文化要素。例如新的节日——油菜花节就是个典型。此外还有山歌节、佛事节等。这些活动过去或者没有，或者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而且可能有不同的内容，现在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屯堡节日。有些活动，例如地戏和花灯，现在成了屯堡文化的象征。例如有个村，过去没有地戏也不跳地戏（过去他们相信不是每个村都可以跳地戏的），有一次过节时为了向游客证明自己村是屯堡村，就从另外一个村专门雇请了该村地戏团到他们那里表演地戏，把这个活动当作是本村屯堡文化展示的内容之一。因为该村领导认为是屯堡村的话就应当有地戏。此外，屯堡重塑还表现在饮食方面。例如驿茶和屯堡酒等都是因为屯堡旅游发展而开发的。在服饰方面，实际上多年来穿那又宽又大的屯堡传统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了，但现在村干部们都鼓励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穿屯堡服饰。现在屯堡村妇

女的服饰在装饰和颜色等方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服饰的重新流行甚至推动了当地本来早已衰落的传统服装缝纫业的重新兴旺。

②屯堡文化发展导致的村民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非物质文化的变化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本研究发现区别屯堡与其他文化族群的边界被强化了。村民已经意识到了那些能够区别自己和周边其他民间传统文化的不同的东西在贵州被称作屯堡文化。虽然过去他们没有“屯堡文化”这个概念,但他们一直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得自己和其他族群有着不同:那就是自己是明代早期“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屯军的后代。因此实际上过去村民中很少有人有在“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方面有什么疑问。

然而,尽管长期以来屯堡人一直都有自己与其他族群的区分的意识,不过,第一,过去他们对这种区别的边界的认识是模糊的;第二,他们自己内部又还划分着不同的亚群体,认为这些亚群体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异质性。他们内部群体的划分有很多不同标准:有些根据他们祖先当初入黔的职业(是屯军还是经商来的),有些根据他们祖先的来源地进行划分,其中,姓氏和家族是重要的划分标准之一。

现在不同的是,出现了一个被叫做“屯堡文化”的类别概念。这个概念就像是一把伞,把这些地区各种不同的汉族移民群体都拢在了一起。既然今天屯堡文化成了发展资源,确定这把伞的边缘界限现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也就是说,今天区别谁是屯堡人谁不是屯堡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区别可能影响到村民们未来的收入。然而事实上这把伞的实际内容还是非常模糊的,因为这些不同群体的文化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使得村民自己常常对什么构成屯堡文化也不太弄得清楚,从而在他们内部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

伴随着这种对屯堡文化内容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什么是真的屯堡什么是赝品的争论。例如有些村民议论说游客去的比较多的那几个村寨根本就不是屯堡村,这些人是把村寨的祖先来源、村里的建筑

风格以及村里是否有地戏团等作为评价一个村寨是否是屯堡村寨的指标的。我们还发现现在在这些村寨向准游客们推销其村寨的屯堡文化时,都强调其村寨屯堡文化的真实度和该文化的吸引力,而且村与村之间在这方面相互竞争。竞争中,村民们都是依据屯堡文化真实度来对其村寨进行等级划分的。有些村寨认为自己比其他村寨更具屯堡特色。但他们还没有判断屯堡文化真实度的统一指标。因此,就哪些村寨是真的屯堡村哪些不是以及为什么,村民们的意见自然就大相径庭了。村民们都会说自己的村寨在文化真实度上级别是最高的,即是最真实的屯堡村寨。只有个别村民承认其他村寨比自己的更具屯堡特色。目前,在屯堡真实性的指标中,只有以下几个特点是得到公认的:是否有地戏班子,有无保存完好的石头建筑,以及妇女是否仍着传统服饰等。村民在确定屯堡真实性方面,也许态度比较一致的是他们的族史。在村民眼中,谁的祖先是明代“调北征南”来的,谁就是真正的屯堡人。一般来说,屯堡村民们对其祖先来源的大略是知道的,但随着屯堡文化旅游的发展,明确其族史的具体内容日益显得重要。因此近年来在屯堡地区重续家谱和村史非常热。

如果“文化发展”是中国新农村发展的关键的话,那么了解村民们如何理解“文化发展”,怎样解释“发展文化”就至关重要。理论上,屯堡文化可以被民族学家们解释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实践中屯堡村民们却是近年来才知道“屯堡文化”这个概念的。因此我们的项目特别关注村民们如何理解“屯堡文化”这个概念以及“屯堡文化”在旅游开发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村民们对“屯堡文化”的理解直接与他们的日常经历和地方性密切相关:“屯堡文化”就是那些使他们的村寨之间区别开来的特征;同时也是那些可以把自己的村寨“出售”给外界人,可以使外人对自己的村寨感兴趣的東西。因此在村民的概念中,“屯堡文化”就不是那把被构架的伞的范畴,而是自己村里任何可以吸引游客的特殊的其他村没有的东西。比如,在有保存完好的石头建筑的村寨里,屯堡文化主要由被其保存完好的古老的独

特的建筑所定义。在这个古老建筑保存较好的村寨,建筑形式不只一次的被作为诠释屯堡文化的重要因素,因为这样的建筑正是游客们所希望看到的。尽管其他临近村寨的村民一再说那个村不是真正的“屯堡村”,他们说那个村的建筑虽然保存得好,但它不是明代建立的,其历史只能追溯到清朝末期。在另一个苗族与汉族杂居的村寨的村民眼里,“屯堡文化”则包含了苗族的习俗以及芦笙和蜡染等工艺品,因为这些东西既可以使村寨之间文化有区别,也可以吸引游客。因此在这个村的村民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屯堡文化”。

此外,有些村民还认为:屯堡文化是上面给他们的。一般来说,在我国农村,现代化与发展的概念是来自于外界的。因为是外界制定的把屯堡文化作为发展策略之一,大多数村民就容易缺乏屯堡文化的所有权意识。因此在设计屯堡文化旅游活动时,总是按照外面领导引导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正如村长们所说的:村民们在屯堡旅游活动中做得多不是在做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那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都是按照外面的人,包括官员和学者们引导的活动在活动着。因此虽然屯堡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古老的方式,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实际生活中村民们从来不把它当作是现如今的、当代的日常生活,例如纺纱织布、跳地戏、跳秧歌等。也就是说,村民们没有把“屯堡文化”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曾与自己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但现在却成了发展的一种新手段罢了。

③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中所产生的问题

尽管我们的研究初衷并不关注屯堡文化开发所产生的问题,但诸多村民们却不断地向我们反映在屯堡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在这里应该提醒的是我们所发现的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贵州的屯堡旅游开发过程中,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农村的旅游开发中。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根源于上文所提到的村民没有对文化的拥有感,即“文化所有权的缺失”。也就是说,屯堡文化是一个与各种围绕例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明村寨、提高村民素质

等相关的运动相联系的概念。而这些运动很显然被村民们认为是外界给予的,代表的是中国领导层的理念。开发屯堡文化或被简单地看成是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的手段,或被看成只是专家或领导们的工作任务,而不是自己的某种专利。当我们在屯堡地区作调查时,一提到开发屯堡文化,村民们就会把它与改善村寨的秩序和卫生条件联系起来,与村里的规章制度建设联系起来。除少数屯堡精英外,多数村民尚不明白自己在屯堡文化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不知道在“屯堡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自己不仅仅可以是舞台上表演屯堡文化的演员,还可以是参与屯堡文化发展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如果村民认为“屯堡文化”是外界的上级行政部门给予的,他们就很难把它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但如果他们没有把屯堡文化当做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就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发展和保护。

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村民们“对屯堡文化所有权意识的缺失”也是可以理解的,部分原因是村民们认为屯堡与他们个人关系不大。在我国农村,村民们长久以来认为外来的官员和领导总是会为他们谋利益的。这一传统依赖思想是他们不关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虽然有些村民也积极地高度地参与了屯堡文化的开发过程,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在当地有影响的老人和村干部,而且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参与获得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效益,但大多数的村民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

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的产生:屯堡文化旅游发展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因为目前看来,尽管当地屯堡部分精英们对屯堡旅游开发很热情,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必要的旅游市场营运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等原因,实际在开发旅游活动中到现在为止,屯堡村民基本上还没有成功的,村里发展旅游主要还是靠外来公司。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少部分村民被吸收到了屯堡文化旅游业的活动,例如旅游产品推销、为游客提供寄宿,或者进入旅游公司工作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收益。大多数的村民在屯堡文化开发的进程中没有得到什么更多的直接实惠。也就是说,本地文化资源开发的成果大部分被外地人拿走

了。

一位瑞典学者观察到这一问题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

“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者们把开发历史遗产当作一种产业。一旦发现某个村寨有吸引游客而产生经济效益的可能性时，上级机构和旅游公司就会赶紧挤进去并抓住旅游管理权以获取利润。他们的借口就是农民没有文化，他们不懂开发旅游业。地方领导甚至邀请来自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旅游公司来开发这些村寨的旅游业。”^①

这方面也许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安徽省的宏村，2002年的《南方周末》曾对该村的旅游发展做过专门报道。宏村的旅游是由北京的一个旅游公司来管理的，但那里的村民们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承受了旅游开发的最大的成本，把他们的家园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把古老的村寨变成一个露天博物馆展现给游客，当地村民被动员搬迁到新的住宅区。但他们为此所得的收益却微乎其微。虽然有很多村民确实支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是，他们也常常为外人控制了本村的旅游业而冒火。

很明显，屯堡村寨遭遇的问题与农村旅游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如安徽、浙江等地区的问题是相似的。目前中国很多地区的模式是引进外资开发当地文化旅游，安顺地方政府也倾向于和私人旅游开发商签约，把屯堡地区云峰八寨的旅游开发权转让给外地私人公司。在本项目快离开屯堡地区时，当地政府已经代表所辖的几个屯堡村寨与一个来自遵义的旅游开发公司签订了合同，只是搬迁所有村寨居民使村寨成为能够展现给游客的露天博物馆的计划还没有最后实施。^② 但当时我们就发现村民们已经持有类似宏村村民的不满情绪了。那么，由当地人开发又如何呢？其实现在当地开发比较成功的

① Marina Svensson, “在祖宗的荫庇下：中国乡村的文化遗产争论”亚洲东部和东南研究中心, Lund 大学, Working Paper No. 17(2006), 第 26 页。

② 翟明磊：“宏村之痛”，《南方周末》，2001 年 3 月 2 日；如前所言，该公司现在已经在运作。